



## 灯笼是年的眼睛

□阿遥

灯笼是年的眼睛。  
儿时的记忆中,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,故乡的年一直是红彤彤的。为了这一片红,腊月二十八,年货采办齐全以后,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着扎灯笼了。  
扎灯笼,先要扎一副好骨架。在我们家,扎灯笼骨架通常是父亲的活。刚吃罢早饭,父亲就开工了。他先挑选出结实、柔韧性好的竹篾子,裁出所需的长度,交叉着拼搭一番,再将衔接处用细线逐一绑紧,一盏灯笼的骨架就算完成了。那时,我一直纳闷,从父亲手中鲜活起来的灯笼,为什么总是一成不变的圆形呢?现在我明白了,那圆形的灯笼里,一定装满了父亲团圆和美的新年祈愿吧。  
扎好了灯笼骨架,下一步就要裁红纸、打糨糊裱糊灯笼。裱糊灯笼是个细致活,自然就落在母亲身上。于是,母亲便用她那双平日跟饭勺、铲子打惯了交道的手,将一把小刷子灵巧地舞动起来。她先将稀释的糨糊均匀地平刷在骨架表面,再将裁好的红纸一条条轻附上去,最后用刷子蘸糨糊刷平……整个过程,母亲做得有条不紊,只见她面颊绯红,与手中那盏灯笼的红交相辉映着。  
灯笼裱糊好,放到阴凉通风处晾着。常常是在大年三十一大早,父亲就忙着支竿子、安灯泡、扯电线,将灯笼高高悬挂到院子上空去了。每到这个时候,我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,心里直盼着天赶快黑下来。家里呆不住,就跑到外面去,和小伙伴们在村里疯跑,看谁家的灯笼还没来得及挂出来,谁家的灯笼最大,谁家的灯笼最圆……天终于黑下来,灯笼一盏盏亮了,可我们还是不肯回家,就在那火红的光影里唱着、跳着……  
如今,不光是城里人,乡里人也很少有自己动手扎灯笼的了。可不是吗?到集上随便转转,想买什么新样式的灯笼没有呢?现在的灯笼,骨架是钢丝的,灯罩是红绸子的,上面还描龙画凤、镶金边、贴福字、缀流苏……灯笼,像人们的日子一样,越变越美了。

## 年是一个温柔的港湾

□范泽木

一直觉得,年味,是从腊月廿五开始蔓延的。这时,外出打工的人纷纷归来,繁忙的农活渐渐落下帷幕,人们开始三五成群地分布在村庄的各个角落。  
老人选择一堵朝阳的矮墙,让冬日慵懒的阳光缓缓爬到身上;或一时兴起,讲起在光阴里沉睡良久的故事,让那些久远的时光和人物蹦跳在温软的阳光里;或忽来雅兴,摊开棋盘,杀个面红耳赤、你死我活。也只有在这时,繁忙一年的人们,才能卸下疲惫,抛开工作,好好地谈天说地。  
年轻人往往选择宽大的操场。他们支起桌子,摆好凳子,开始打牌、搓麻将。在外打拼的日子,这样的活动或多或少地带有目的,或是为了加薪,或是为了应酬,或是为了升职。只有在这一刻,

他们才能撤掉防备,敞开心扉,让家乡话忙忙碌碌地穿梭于耳边嘴边,让笑容盈盈地绽放于脸颊,让烦心事自然而然地溜走。因为平时的沉重,这样的时光变得格外珍贵和融洽。  
小孩子是最快活的。他们的口袋里装满了零食,边跑边吃,身后留下此起彼伏的鞭炮声。作业、分数、老师的唠叨,都暂时靠边,现在,藏猫猫才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。  
时光悄悄地滑行。大年三十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。每户人家都选择了最好的时辰,有的是半夜,有的是凌晨。因为有了信念的支撑,寒冷和劳累都变得云淡风轻。时辰到了!父母亲把早已准备好的供品端到户外的桌子上,点灯、上香、祈祷,流水线一样进

行。蜡烛、香、供品,都承载着人们满满的心愿。老年人希望身体健康,年轻人希望工作顺利,小孩子希望学习进步。一切都显得那么快乐和纯粹。  
然后是年夜饭。在橘黄的灯光下,一家人围成一圈,电视里的节目播得正欢。爷爷奶奶笑着说,看呀,电视里也在过年了,让人忍俊不禁。借着酒劲儿,游子将过去一年的得与失、喜和悲和盘托出。父母就说,不好的就统统留给过去吧,明天开始一切都是新的。  
窗外,不时有绚丽的花朵升起,那是有人开始放烟花了。  
年,是一个温柔的港湾,让人们暂时停歇忙碌的心灵,然后,开始新一年的忙碌……

## 烟火里的年

□李红都

幼时的我,一直觉得年是从烟花里长出来的“精灵”,不然怎么会与烟火结下那么深的缘?  
那些年,一放寒假,我们这些小孩就像脱了缰的野马,堆木柴烤红薯、踢“罐头”、捉迷藏、跳大绳……但这些全比不上放鞭炮过瘾。哪家孩子能从大人手里要到几枚鞭炮或花炮,总会让别的小孩眼红。  
我也想放炮,便晃着头上的羊角辫去缠磨爸爸。爸爸拗不过我,于是带我买了些“味花”。我的快乐就在那金色的火焰和空气中弥漫的烟雾里怒放。  
妈妈嗔怪爸爸:把小孩子惯坏了,乱花钱,烟花和鞭炮是要等到年来的时候才放的。于是,我便急切地期盼年的到来。  
喝了腊八粥,妈妈开始做腊肉,调肉馅儿灌肠,又找来柴火把鸡和鱼熏一熏挂在窗口风干。烟火里氤氲着的肉香令我和哥心里像有小猫抓,眼巴巴地缠在妈妈身边,想讨一口解馋。妈妈笑着塞给我们一把花生:“乖,听话,这腊肉只是半成品哩,等年来了,咱就吃。”于是,我望眼欲穿地期盼年的到来……  
小年稀稀拉拉的鞭炮声响起后,妈妈指指日历:“再过一周,年就来了。到时,鞭炮尽着你们放,腊肉和点心尽着你们吃,还有压岁钱,也尽着你们花。”我和哥便乐得一跳老高,笑嘻嘻地主动帮妈妈抹桌、扫地去了。姐姐最懂事,到厨房里给妈妈打下手,学着蒸年馍、炸麻叶……灶台里的烟火静静地舔着锅底,把灶房和我们的心都熏得发热。那些天,厨房里整日里氤氲着烟火的气息,弥漫着令人垂涎三尺的香气。终于,我和哥抵御不住这香气的诱惑,溜进厨房,趁妈妈不注意,抓了几个炸好的丸子就跑,左右手倒腾着烫手的美食,几口便吞下肚,惹来妈妈和姐姐的笑骂——“馋猫……”  
吃完了抢到手的美味,还不过瘾,又不好意思“故伎重演”,只好在心里默默祈求:年啊,你快点儿来吧……  
腊月里,每天早上上一睁眼,我第一句话就是:“年来了吧?”妈妈就哄我:“快了,马上就来了。哪天的鞭炮响得最久,哪天的烟火绽得最稠,年就来了……”  
除夕夜,吃过年夜饭,院子里一阵接一阵的鞭炮声打破了寒冬的沉寂,窗外绽开的烟花划着美丽的弧线映亮了漆黑的夜。哥拉着我抓起鞭炮冲了出去:“年来了,年来了……”  
光阴荏苒,当年的小女孩已为人母,但儿时期盼年的焦急与欣喜仍历历在目。多少岁月流逝,多少物华改变,不变的是我对年的祝愿。

## 通往年的时光

□张梅

年,在立春以后,一点点地靠近了。母亲开始忙碌起来,屋里屋外地清扫,晴好的天岂能错过,搬个凳子站在窗边仔细地擦着,直到眼前明晃晃的,让阳光纯净地泼洒进来。  
最后擦洗的是门板。母亲用毛巾裹着头发,穿上平时父亲去车间才穿的那件蓝布工作服,把扫帚绑在竹竿上掸尘,灰吊子飘悠着,落得满身都是。我们被支到一边,拖出平日被塞到床底柜边的盒盒罐罐,废弃的旧纸盒是要扔掉的,壶杯碗碟均泡进温水中,通体洁净地取出,桌面再不像平时那样摆满杂物,一切都鲜亮起来,寻常日子的通俗唱法于是变成美声唱法,属于节日的前奏曲就这样拉开序幕。  
放在碗橱顶上的蒸笼竹匾,拿到屋角的井边去洗,积尘处,拿一把旧牙刷仔细地刷着。偶有喜鹊或麻雀,在光秃秃的枝丫上叫唤两声,轻轻地飞过。井边的空地,万国旗似的飘着各色被套床单。家家屋檐下挂满了腊肉呀咸鸭呀,在风口吹着,变成红褐色,这样存得久。  
春联和中国结是一定要买的,都是成双成对购回。中国的年味是红色的,热烈,喜庆。红红的对联,红红的福字,红红的灯笼,红红的中国结,仿佛把希望都通过这浓烈的色彩表达出来,才算有了年的饱满、祥和。  
刷洗好的门楣,或光鲜,或斑驳,都被贴上了春联,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,“新春富贵年年好,佳岁平安步步高”,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”……虽是平实的祈愿,却都是喜气的句子,被饱蘸浓墨书写在事先裁好的红纸上,撇捺之间抑制不住洒脱通透。村东口的老先生家里,桌上摊着裁好的红纸,人们在门口边等边拢着手闲聊。归乡的年轻人也聚拢过来,啧啧称赞一番,老先生更是兴味盎然,写成,主客皆欢喜。  
这墨香,使山水画般的村庄多了分空灵隽永。空气中蹿着的香味,更多的是炸丸子的肉香,是腌鱼的咸香,是煎饺的蛋香,是年糕的米香。不大的厨房里,大盆小碗都油汪汪地盛着菜,半成品居多。碟子里满盛着肉丝、黄花菜、木耳、芹菜,数十样之多,是要炒什锦菜的,盘中的菜,也是越热闹越好。  
年关总有做不完的事——这一切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,像一曲浑厚的交响乐终于演奏到休止符。一家人郑重地围坐在桌边,开始一年里最隆重的一餐,一盘盘菜端上桌,以它浩大的声势,从幕后走向了前台。  
还是要守岁的。在这个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夜晚,心里渴望着,是对新年的急切渴望,叔伯们说的话也带上了浓重的醉意与豪情。夜里十二点,鞭炮声此起彼伏,烟火气息从开着的门弥漫进来,叫人想一个骨碌就翻身起床。新年有一个热闹的开端,穿着花枝招展的孩子,急于要参与其中。  
数千年来,保留着的或改变了的习俗,都在过年这一段时光里浪花般翻腾着,招引着。年前,游子们从或遥远或毗邻的城市赶回来,就是为了感受一下这年味儿。我们走在岁月里,被时光轻轻地推动着,有风有雨地前行,每一年,都有最真最美的风景。